

周郎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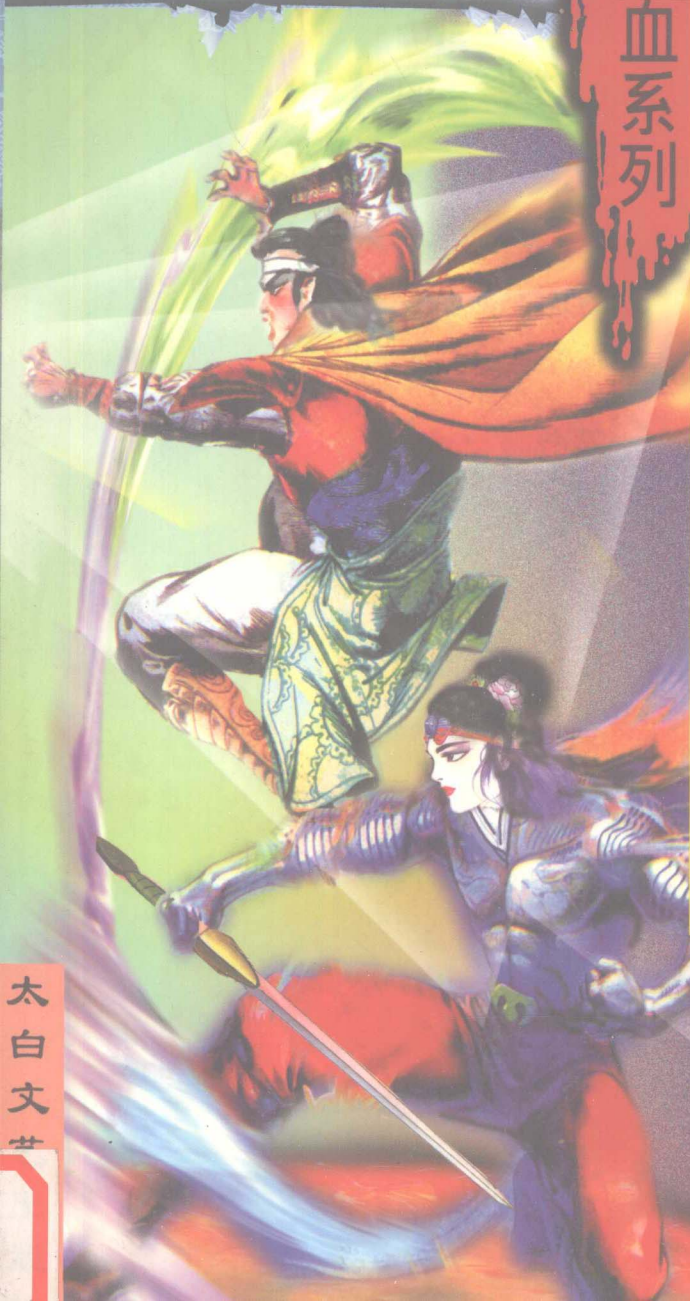
鸳鸯血系列

风雷鼓·小白钩

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周郎著

太白文



周郎作品集

风雷鼓·小白钩

太白文艺出版社

鸳鸯血系列(1—10)

周 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20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745-5/I·650

定价:1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周郎作品集书目

美人拳·合欢梳	(全一册)	16.80 元
九合掌·金鞭花	(全一册)	16.80 元
震天弓·红蔷薇	(全一册)	16.80 元
风雷鼓·小白钩	(全一册)	16.80 元
白雪刀·织心拐	(全一册)	16.80 元
蝴蝶戟·胭脂扣	(全一册)	16.80 元
黑月亮·离魂伞	(全一册)	16.80 元
九合掌·金鞭花	(全一册)	16.80 元
香木剑·野王旗	(全一册)	16.80 元
星星索·苦情玄铁剑	(上、下)	33.60 元
横刀万里行	(上、下)	34.00 元
续横刀万里行	(上、下)	34.00 元
伤心万柳杀	(上、下)	38.00 元
潭柘	(上、下)	36.00 元
燕歌行	(上、中、下)	49.00 元
续燕歌行	(上、中、下)	49.00 元

● 鸳鸯血系列

风雷鼓

太白文艺出版社

序 言

一九九三年盛夏，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策划编选了一套《武侠新星丛书》，希望能以此举促进中国大陆武侠小说的健康发展和创作繁荣，并企盼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颗颗新星能藉此阵地光彩夺目地冉冉升起。当时学会秘书处责成我为这套丛书写一总序，其实，我深知自己绝非写序的适当人选，因为我既粗闻寡学，又对中国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界所知甚少，然而，信任和盛情难却，我还是在锐意搜求、日夜耽读以后，写就了一篇小序。记得当时我特意引用了黑格尔老人的一句名言：“在历史中，会产生新的东西。”因此我预祝当代武侠小说作家能以新的创作态势和当代意识观照这一小说类型的特殊领域，并做出新的贡献。

两年后，中国大陆的数十位中青年武侠小说作家不负广大读者的厚望，创作出了一大批读之令人心旷神怡的优秀作品，而且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中，就有四部作品分获银剑奖和铜剑奖。其中周郎的一部《鸳鸯血》就获得了殊荣，胜利地捧回了银剑奖。

从收入《武侠新星丛书》中的第一部《天香血染衣》到《鸳鸯血》，以及后来的这几部新作品，我认为周郎兄应属于中华

大陆中的那种能以其厚重的历史感和特有的灵性激活历史和武侠世界的新型武侠小说作家群中的一员。更明快地说,这一作家群创作的总特征是:武侠题材的拓宽,史识的更新和叙事模式的转变。开阔的历史胸襟和视野,使他们主动思考许多历史现实现象和咀嚼那品之不尽的人生况味。而周郎武侠世界的特异之处,又在于他艺术心灵的活跃和想象力的丰富,于是他在展现和处理他心目中的武侠世界的视角时就出现了全方位的新变。无论在礼赞侠魂和民魂中,还是在反思历史、剖析世情上,由心灵的真诚而抒忧发愤,更见深广。其小说美学风格,则豪放、婉约、粗犷、灵秀兼而有之。至于结构布局,叙事技巧和话语运用都有新颖之处。无论主线浓墨重彩的叙写还是副线的清新笔触,其功力完全可以和当今港台武侠小说界的创作相媲美。同时也必然深契于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之本质。这绝非是我们的狂妄自大,而是站在第一线的武侠小说人和它的研究者的心爱及广大读者的一份自尊和自信。同时,也是对武侠小说创作这一文化现象的超越力量的一份自尊和自信。

事实上,如果说小说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大陆武侠小说同样是武侠小说作家审美化的心灵史。作为各色小说类型中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武侠小说,通过几代作家的努力,在二十世纪初叶开始即以生命的个体形式和独特的话语询问自我与民族精神的去路。而我们同样深信,在这一世纪初的晨曦中便开始的询问,绝不会随着世纪末的黄昏降临而终结。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存活,是一个古老民族百年的梦想与特异的审美追求的表征。在色彩斑斓的梦想牵引下,新型

的武侠小说走向繁荣是可以预期到的。

周郎兄得天独厚。在他创作的旺盛期,恰值改革开放之风劲吹,他既可以不断地吸纳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可以接受今日人文精神的熏洗,更有各种可能学习西方先进小说叙事学中的种种技巧。而像先行者金庸、梁羽生、古龙诸巨擘的那种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无疑都会给他以精神滋养。事实也证明,周郎的武侠小说的内在气质,就有着民族的骨骼和气脉,所以我们能容易把握到他的小说的文化精神,即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交汇和融凝的产物。基于此,周郎拥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他的精神同仁和不少挚友也都看好他的积极成果,并认为他是众多武侠小说作家中最富内在创作潜能的一个。因此,愚以为周郎兄的新型武侠小说创作及对武侠世界的发现还必将继续。我们寄厚望于他的是,他能把目光更成熟更成功地投向现实与未来。

宁宗一

1998年6月16日于南开寓所

内 容 简 介

“风雷动，劫运重。”武林故老相传的一句话，又风靡江湖。原来消逝江湖数十年的、让人闻之七窍出血而死的风雷鼓声，又在江湖上响起，使武林中人心惶惶。持鼓者为报父仇再出江湖，不料想风雷鼓声对一个死而复生的江湖奇才钱麻子却毫无作用。

一个神秘组织逼使江湖上的无数高手为它充当杀手，“风雷鼓”的持有者——江湖秀女楚合欢就陷入了这个神秘组织的圈套，而且与这个神秘组织的首领潇洒英俊的李红日爱得死去活来。

钱麻子为使江湖武林得以太平，潜踪隐形地追寻“风雷鼓”。可风雷鼓手楚合欢不仅没有死在钱麻子的刀下，却情愿做了他的二房并亲手杀死了李红日……

二十年后，钱麻子与甘二娘所生的儿子长大成人，即将步入江湖，钱麻子却说出一段让儿深思的话：“若遇上比你小的姓任或者姓花的一个男子或女子，千万不要敌视，要以兄弟或兄妹礼待，万不能有逾礼之举……”儿子听后忽然明白道：“你原来在江湖上背着我和楚姨还又种下了……”

目 录

第 一 回	他是谁	(7)
第 二 回	风雷动	(12)
第 三 回	坟地里	(18)
第 四 回	在湖边	(27)
第 五 回	顾晓天	(37)
第 六 回	天女散花	(46)
第 七 回	李红日	(57)
第 八 回	老朋友	(65)
第 九 回	甘二娘	(73)
第 十 回	挡 驾	(82)
第十一回	看 剑	(91)
第十二回	打 击	(101)
第十三回	冬 天	(110)
第十四回	春 天	(119)
第十五回	激 战	(128)
第十六回	楚合欢	(135)
第十七回	花满园	(144)
第十八回	结 局	(152)

第一回 他是谁

“嘭、嘭、嘭！”

好威风的鼓声，好雄壮的鼓声。

鼓声激越昂扬，每一声都像是一把无形的铁锤，重重击打着听者的心。

这是什么鼓？

这是谁在击鼓？

世上还有谁，能击出如此震撼人心的鼓声？

没有人知道，因为知道这些的人都已经死了。

他们就躺在草丛中，七窍流血，死状极惨。

他们是雄视天南的赵家五虎。曾几何时，也有无数名振天下的武林高手、江湖豪杰横七竖八地死在他们刀下。

现在报应却降临到他们头上了。

“杀人者人恒杀之”，曾有人这样总结过杀人者的下场。赵家五虎之死似乎就是这句话的最好验证。

正午的太阳，直直地照在这些形态各异的尸体上。即使是在如此辉煌的光明之中，也会令人感到死亡之神的黑暗和无情。

赵家五虎暴死荒野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人们讨论得最多的，还是他们的死因。

据行家们说，他们的死状表明，凶手杀人的武器是音波。他们都被极强的音波震碎了五脏六腑。

据几个路过的挑夫说，他们曾在午前听到很远的地方隐隐有鼓声。当时他们感到口干舌燥，心里作呕，停下担子歇了好长时间才缓过劲儿来。

于是人们推测，有人击鼓，用音波震死了不可一世的天南恶霸赵家五虎。

真正知道底细的人，却晓得，那是一面奇特的鼓。没人知道是什么人创造了它，也没人知道它已经存在了多少朝代，更没人知道它现在的主人是谁。

它的名字很有气魄，叫“风雷”。

“风雷鼓”永远被视为一种邪恶的武器，因为它太阴毒，因为它不合武林常规。

“风雷动，劫运重。”

这是武林故老相传的一句话。

现在“风雷”又动了，江湖的杀劫是不是会越来越重呢？

金华县步月山庄内，笼罩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气氛，这可以从仆人们紧绷着的脸上和惊恐的眼神中看出来。

绵章从窗口看到了这种令人忧郁的情绪，不由得轻轻叹了口气，转过身道：“前辈知不知道‘风雷’的主人究竟是谁？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功？”

房内很宽敞，也很精致。临窗摆着一张形状优美的

小圆桌，桌上有酒有菜。一个形容憔悴、神情呆滞的中年人坐在桌边，正将一张信笺轻轻往桌上放。

他的头发已半白，他额上的皱纹如刀刻一般醒目。

他没有回答绵章的话，端起桌上的一杯酒，送到灰紫的唇边。

他的手突然停住，似乎想起了什么，又似乎更茫然了。

他瞪着血红的眼珠子，看着自己手中的酒杯，很久很久没动，也没有说话。

阳光从窗口射进来，照到玲珑可爱的酒杯上，幻出淡雅而流丽的光环。

绵章悄然一叹，走到他身边，轻声道：“前辈你在想什么？”

中年人“啊”了一声，从沉思中惊醒，慢慢抬眼看着绵章，苦涩地咳了一声：

“我……只是在……想……是不是……应该……戒……酒……”

短短一句话，十二个字，他说起来却非常吃力，连他的眉头也痛苦地皱了起来。

绵章先是一怔，旋即眼中闪出了奇异的神采。

他激动得说话也很吃力了：“你……戒酒？这……这太……”

他知道这实在太不容易了。

因为那人已经在酒中整整浸泡了十六年，酒已成了他活下去唯一的需求了。

中年人忽然两指一紧，一只脂玉的夜光杯已被他捏

碎，酒浆迸出，溅了他满襟。

“我不想……再喝了……”

中年人喃喃道。他的眼中忽然闪出了淡淡的神光。

绵章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碎玉和酒渍，又看看中年人，仿佛已经痴了。

他突然大吼一声，右脚飞一般踢出，正踢在圆桌的一条腿上。

圆桌带着酒菜，呼啸着飞出了窗户，远远地落在花丛中，发出很响的哗啦声。

绵章扬声大吼起来，眼中已满是激动的泪水。

他突然大叫着，在房里翻了十几个空心筋斗，又一跃出窗，在花丛树木之上一阵飞腾，大笑道：

“我真快活啊……哈哈……真快活……”

庄内的男女都被庄主的突然发狂惊呆了，一个个木呆呆地站着，仰着头，飞快地随他身形的变动而转动着眼睛，生怕他会失足掉下来。

中年人还立在房中，静静地听着绵章欣喜若狂的欢呼。

他眼中的神采越来越亮。

终于那明亮的光点凝成一滴晶莹的泪珠，悄然滚落。泪珠落地，落到破碎的酒杯上，落进湿润的酒渍里。他是谁？

步月山庄内的庄丁们都更惶恐了。他们认为，庄主的突然发狂是因为那封信。

一封发自“风雷”主人的信。

“八月十五夜毁步月杀绵章。风雷。”

短得不能再短的信。

它却能激起每个人心里的风雷。

现在，连庄主都“因为那封信发狂了”，步月山庄的劫数是不是真的就到了？

他是谁？

步月山庄里，除了绵章知道他是谁，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

但所有的人都晓得，这个人最早出现在庄内时，已中了剧毒，双手都不能动弹，腿上还插着一把飞刀，却喊着要喝酒。

连庄中酒量最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酒量跟那人的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这个人是谁送来的，没人知道；庄主为什么会对他那么恭敬，也没人知道。

人们在暗地里称他为“酒阎王”，因为连用“酒鬼”这个词称呼他都有些不够份量。

庄丁们发现，庄主发了一阵狂之后，居然又钻进了那个“酒阎王”的房间里，而且这次居然没有叫人上酒。

难道庄主真的是被“风雷”吓糊涂了？

他们都在心里叹着气。

第二回 风雷动

八月十五夜，月华如水。家家笙歌，户户酒香。

步月山庄内，却是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灯火，也没有一点人声，像是一座死庄。

一条婀娜的身影出现在山庄大门外，似乎有所警觉地站住了。

庄门大开，门里黑洞洞的，静悄悄的不像有人的样子。

人影发出了银铃一般的轻笑声：“好啊，姓绵的，竟唱起‘空城计’来了。”

话音刚落，庄门口突然出现了绵章气宇轩昂的身影：“你说错了，绵章明明在此。”

来人后退了一步，又笑了起来，笑声柔媚俏皮，充满了诱惑力。

“看来你还是个挺够意思的庄主，杀你这样的人我实在有些不忍心。不过战表既已下了，我不得不来。”

绵章居然也笑出了声：“听其声而知其貌，想必你也是个很漂亮很迷人的女孩子。像你这样的人，竟然充当一个杀人凶手，实在令人好笑。”

来人娇笑道：“绵庄主真会说笑话。其实我丑得很。”

绵章拉长声音“啊”了一声，似乎有些怀疑：

“真的？”

“真的呀！”

来人笑得弯了腰。

这哪里还像是杀人约会？这简直都快成情人约会了！

绵章等她笑声稍歇，才冷冷说了一句：“姑娘请回吧。在下不愿跟一个很丑很丑的女孩子打交道。”

来人的身子一下绷直了。

绵章的话，显然刺伤了她的心，而且伤得还不轻。

她突然冷冷地哼了一声，轻叱道：“只要你能在我的‘风雷’下熬得过半个时辰，我今晚就可以放了你。请吧，绵庄主！”

绵章转眼之间就已盘腿坐了下来。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抱元守一，澄心滤志。

来人轻蔑地笑了一声，左手一捞，已摸出了一个小巧玲珑的腰鼓，右手也变魔术一般多出了一个鼓槌。

“嘭！”

一声才出，声震十里，裂人心胆。

谁能料到，如此阴毒犀利的杀人凶器——令人闻之色变的“风雷”，竟不过只是一只极小的腰鼓呢？

绵章的身子突然轻轻颤抖了一下。

“嘭、嘭、嘭……”

来人轻舒双臂，似乎很轻松地击着腰鼓，脚下缓慢地围着绵章转动。

鼓声越来越轻，越来越迟缓，可绵章却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像个正在打摆子的病人。